



21年前,九龙坡区陶家镇意外发现汉代古墓群,出土画像砖30方,这是重庆地区首次出土汉代画像砖——

# 汉代画像砖出土亲历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林必忠



2004年1月上旬,九龙坡区陶家镇乡村公路建设工程中发现古代墓葬。接到报案后,时任重庆市文物考古所(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)考古队副队长的我率考古队紧急赶往现场,进行抢救性考古调查、勘探与清理发掘工作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本次考古意外出土了画像砖30方,这是重庆地区首次出土汉代画像砖,属重庆考古近年的重大收获。



画像砖出土时的涂朱痕迹



古墓出土的汉代钱币



作者在考古现场

## 1 工程爆破惊现画像砖

这条建设中的乡村公路,是九龙坡区陶家镇盐井堡到马家岩的盐马公路。调查勘探发现,共有两座汉代墓葬在施工爆破中出露,其中一号墓为崖墓,二号墓为竖穴单室画像砖墓,最终定名为“大竹林汉墓群”。

根据考古工作流程,我们首先对盐马公路建设工程的相关领域进行了考古调查,调查面积达83万余平方米,然后在有重要文物线索的陶家镇文峰村四社一个名叫大竹林的地方,选点进行重点勘探。为了解墓区一带地层堆积情况,现场还开挖了一条探沟。

鉴于公路建设的紧迫性,考古队在建设施工单位与当地派出所大力支持下,立即拉起警戒线,封锁现场,阻止无关人员入内。经清理发掘,二号墓出土画像砖30方、钱币27枚、陶器6件。这批画像砖雕刻技法简练,艺术形象生动,题材新颖独特。

发现的二号墓为竖穴单室砖室墓,坐东北朝西南方向,墓圻构筑在浅黄色砂质岩石上,南北通进深3.46米、东西通面阔3.26米、残高0.90米,存甬道、墓室和墓圻。因年代久远,墓室已严重损坏,仅存东西两侧壁和南壁少许壁砖。墓室内壁用条形几何菱格纹砖纵向错缝平砌而成,壁内侧嵌画像砖。墓砖有花边砖与画像砖,墓室底部平铺素面条形砖,室壁用条形几何菱格纹砖错缝平砌而成。靠墓室的前中部,相当于早期墓葬的腰坑位置,有一块条形几何菱格纹砖,上面刻画有骑马图案,系用墓室砖手工刻制而成。

墓室四壁原来都嵌有画像砖,现已大部破毁。从残存室壁结构来看,墓壁砖具有承重功能,画像砖仅起装饰作用,不承重。墓壁上,至少嵌有上下三层画像砖。清理出土的画像砖以外的其他墓砖,按规格和花纹可分六种,有条形字母榫口羽人纹砖、条形字母榫口几何菱格回字纹砖等。

## 2 三十方画像砖内容丰富

三十方画像砖的画面内容较为丰富,主要有生产生活、舞乐百戏、政治生活和神话传说等。

其中,生产生活方面的画面极为生动。如一幅屠猪画像砖上,动物造型较逼真,猪均作尖嘴状,鬃毛长而高耸,一个人著髻瞪眼、挽裤赤足,右臂高举刀具,正在屠猪。画面上方,三头猪因受惊而狂逃,左下方还站立有一头肥壮母猪以及四头乳猪。

米仓画像砖也很有生活气息。画面左边有庑殿式五脊屋顶的粮仓一座,仓有两层,顶有瓦垄,檐柱下施有斗拱。右侧各有四级踏道两组。仓底用柱支撑,使屋下台基高出地面,其间可供空气流通,以利粮食储藏。仓门共四扇,门上有含环铺首,其中一门敞开,可见仓中囤满粮食。图案中央上部,阴刻隶书体的“白米”二字。图右站立四人,均戴小帽,着齐膝短袍,束腰,双手笼置胸前,表情持重,表现出一副卑恭而严肃的神态,这是守库奴役。右上方有六口尖底大缸,并排架架而立。画面中还有升、斗等量器。

此外,妇人携子画像砖也颇有情趣:画面为一家七人出游,其中左一、左二为侍从,在旁拱手而立;左三为老妇,头戴高冠,上有凤头发簪,着后曳的及地长袍,拄略曲之杖而立;左五为幼儿之母,左手牵幼子,幼子正用力拉拽,右手执扇,正挥动,长子伴其右;贴身婢女于旁执巾托盘静默而立,图面的左侧还有一棵树。画面上的人物形态各异,老妇威严,母亲慈祥,婢女谦恭,幼子天真,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砖的侧面阴线刻有隶书“如氏”二字,可能是墓主人的姓氏。

## 3 三面羽人头系首次发现

除生活方面的画像砖,舞乐百戏砖也可圈可点。

其中的胡人相扑画像砖颇有意思,画面上两个体态肥硕、上身赤裸、身着短裤、“三点式”突出的胡人力士,踞蹲双腿、舞

动双臂相扑为戏。在一方百戏画像砖中,左侧一人化装为鸡形,鸡首、鸡足,着宽袖深衣,身右侧挂云头柄首长剑;中间一人化装为兽头熊形,与右侧尖头顶、上身赤裸、着短裤者合作表演双手提线,线上挂葵边圆盘状道具。此画像砖的内容甚为独特,鸡、人、熊合一的造型以及表演者手提线轮的情节都是首次出现。

政治生活方面也有所体现。比如辚车出行画像砖,一马牵引的辚车,马匹鬃毛高耸,用力拉拽,姿态优美。车内乘有二人,左为御者,头戴小帽,手握缰绳;右为主人,头戴进贤冠,目视前方。辚车有圆形车盖,车轮有十二根辐条,马身之轭、衔、镮等物都有较细的刻画。车右后方有一戴冠佩长剑从吏,上身前倾,双手笼袖,作躬送状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神话传说羽人画像砖。其中的一块三面羽人画像砖,人首鸟身之羽人像,即日神。其头戴“山”形建华冠,头像两侧即左、右侧各有一侧面像,构成三面人像。腹部有一圆轮,即为代表太阳的日轮,轮周加饰飘曳的羽翼,轮中有一鸟,鸟翅微张,应代表太阳的金乌;日轮下方的羽翼呈凤尾状,羽翼简练,羽毛卷曲。这方羽人画像砖中的羽人头有三面,这种构图为首次发现。该砖出土时,头下尾上,有“太阳西下,生命安息”之义。

## 4 古墓时间早于东汉后期

大竹林汉墓群出土的画像砖,堪称重庆近年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。

这批画像砖大小尺寸相若,画面呈长方形。其制作方法有两种,一是模印法,即在半干软砖坯上用模型将画像印上去;二是刻印法,用尖锐的器物在砖半干的砖坯上刻画出画像。凡模印阳线砖,砖面四周均加框线;而手刻阴线砖,砖面四周无框线。手刻阴线砖又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在入窑烧制前的半干软砖坯上用手工刻制,一种是烧成后在硬砖上用手工刻制。手刻阴线砖的画面都很粗糙、简劣。不少砖面,刚出土时还不同程度保留有涂朱的痕迹。

画像砖墓系平面呈“凸”字形的中型单室砖室墓,在重庆地区主要流行于东

汉时期。该墓出土的陶制器皿多为东汉时期最常见的罐、钵、盆、甑、缸等器物。墓中随葬的五铢钱,分别属西汉宣平时期铸行和武帝时期铸行,没有东汉晚期及其以后的五铢钱出土。其中,15号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像为四分之三侧身构图,有别于东汉末期正身端坐构图的西王母像。是特殊的构图形式,对研究佛教在南方地区的流传有重要价值。因此,判断画像砖墓的时间早于东汉后期。

这批画像砖的选用、嵌制,以及在排序上有着浓郁的主观意愿及明显的幻想色彩。人们这样做,是期盼墓主人死后能够升天成仙,享受荣华富贵。画像砖表现的虽是人们想象中的天堂情形,但其构图简练,注重写实,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照。而在人物构图上,注重人物形象的比例及动态的刻画,神形兼备,用简练的线条表现了不同阶层人物特征及社会生活。

在画面组织上,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情节拼合连贯在一起,以表达特殊的思想内涵。围绕“引魂升天”这一主题,再现了汉代的社会生活画卷,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最直观的实物资料。

## 5 1800多年前的国宝艺术品

汉代画像砖是我国的珍贵文物之一,它是距今1800年左右的东汉砖室墓中罕见的一种特殊装饰构件与艺术珍品。今重庆直辖市辖区,属原四川东部地区。该地区历史上从未有过汉代画像砖出土,传世文物中的零星汉代画像砖,都不能确认是重庆地区出土的,重庆市境内此前没有汉代画像砖出土的考古资料。

20世纪50年代,位于重庆的西南博物院(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)收藏过一大批汉代画像砖,该批画像砖画面均呈方形或长方形,都是川西及成都平原出土,多数为国宝级的一级文物。当时,国家邮政部还专门为此发行过“井盐生产”“住宅建筑”“射猎农作”“车马过桥”一套四枚的《东汉画像砖》特种邮票。大竹林汉墓群的发现及汉代画像砖的出土,是重庆地区墓葬考古的一次突破,填补了重庆地区未出土汉画像砖的空白。一次性出土画像砖30方,其中画面完整的达15方,这是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,价值巨大。

如今,九龙坡大竹林汉墓群出土的这批画像砖及文物,分别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、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重庆巴人博物馆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考古现场热闹非凡